

沈丘槐林成奇景，集古槐、新槐、天下美槐为园，无愧槐的家乡。见到槐，自然想槐花。槐花香总让人心醉。槐树与槐花，那是浸入记忆深处的温馨与怀念。若这海似的槐吐芳，那该是怎样一番奇美与浓香呀。可槐花已落，枝头仅有恋槐的枯花，这倒使人更想槐花了。思念槐花，便看见眼前槐花盛开，香从心底弥漫上来，顿感浓浓的槐香沁人心脾，甜蜜的味道涌上心头。

槐长在大江南北，槐花开在村落街头，槐是街树、村树、家树。大多人是从槐树下长大，从槐树下走向远方的。槐花香，那乳汁蜜的雅香，是让人想念老家、想念亲人和思念恋人的熟悉而特殊的香。槐树，似乎是长在人记忆里永久的思乡树。

槐花开在春天，春天里的槐尽情绽放花朵，甜香味的花朵绽满了枝头。槐花的乳色和乳香，那是留在孩童心里母乳一样难忘的香。现已入夏，想要享受槐的花香，得到来年春天了。正在淡淡的遗憾里，微风吹来一股浓郁的槐花香。沈丘人说，这槐花的香气，是夏槐的花香；这园林每季都有开花的槐，四季都有槐花香。这槐香从哪里飘来？在茫茫槐林里一时难以寻到花的倩影，那怒放的槐花也许藏在什么地方。槐香扑鼻，它勾起了我对槐的动情怀念。

槐喜北方，也爱南国，槐有近百种。无论何种槐，无不眷恋让它落脚土地。北方村院有槐，南方人家也有槐。无论远行到哪里，总能看到槐树，这使我无论走在什么地方，总能勾起我与槐有关的情感来。

我家乡的西北古城武威，那是铜奔马——马踏飞燕的故乡，那里有遍地而高大的古槐和新槐。村的房前屋后，槐树与杨树是美妙的风景。

老家人喜欢槐，也崇敬槐，槐不仅是遮阴避雨的棚厅和风景，槐花也是解人饥饿的美食。槐花，救了灾难里饥饿的人们，也滋养了家乡代代人。槐花在我心里，那是母乳一样的圣品。

那年初春，家里没了粮食，冰雪的天地里什么也没有，全家靠白菜汤度过每天。母亲瞅着房前的槐树说，槐苞怎么还不见呢？母亲在焦急地盼槐花抽芽。母亲安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，等槐花开，就会有槐花饭吃了。这让极度饥饿的肚肠，有了企盼。

饥饿里的企盼是放不下的。盼冰雪快走，盼槐开花。好在春和槐是恩赐人的，冰雪还没化，槐就孕花蕾了。花蕾长得太慢，饥饿等不住了。在焦盼里，槐终于吐出了槐叶，于是吃槐叶。槐叶虽微苦，但鲜嫩。老人说，一片槐叶会带出很多花，没叶了，也就不会有花了。人们不敢吃槐叶了，多饿也等待它结出槐花吧。

槐花生出蕾苞的那个早晨，是个好日子，这天是我九岁生日，也是我背上书包去学校上学的第一天，母亲要给我吃顿饭。母亲从槐上摘了

槐念

宁新路

一盆槐花苞，用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拌在槐花里，她要给我做槐花饭。

槐花蒸饭，又香又甜，味美又解饿。我已经站在灶旁，等待这槐花饭了。母亲在拌有面的槐花里洒上极少的水和盐，轻轻搓，把面和盐搓进花苞，也将花瓣搓在面里。搓到恰好处，滴几滴胡麻油，烧火蒸。

最诱人的时刻，是母亲搓槐花搓出的香味，蒸锅里蒸出的槐花香味。尤其是蒸锅里蒸出的槐花香，更是诱我口水不停地往肚子里咽的饭香。那些蒸槐花面的时间是那么长，其实不长，而对于饥饿不堪的我来说，那分秒都觉得长而刻骨铭心。我趁母亲转身，捏一把生的槐花面吃了。这饭香，使我在极度的饥饿里实在忍不住，我去揭锅盖。母亲说，还没有熟，再等一会。我哪能再等，再等我会饿死的。我顾不得会遭来母亲的打手和蒸锅的烫手，竟然掀起锅盖，抓一把槐花面，捧在手里，吹几口便把它饿狼般的吃了。母亲没有打我的手，倒是蒸气和槐花面把我的手烫得揪心般疼。在这极其饥饿和惧怕下抢吃的槐花面，尽管是瞬间进了肚子，但它那极致的香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口里，也香透了我的胃。

母亲知道我有多饿，她掉泪了。她把快蒸熟的槐花面先给我盛了半碗，我两三口就把它吃了。不一会儿槐花面蒸熟了，母亲给我盛了一大碗，让我慢慢吃。这一个冬天，我也没吃到过这样香这样饱的饭了。饥饿使我忘了坐下来一口口吃，我站在灶台旁，竟然不顾干爽的槐花面而得喉咙生疼，几下子就吃完了。母亲说，快去学校，好好读书吧。我读书的第一天，是吃饱了槐花面进学校的。我对槐花充满了感激，也对人生充满了美好幻想。这碗母亲的槐花面，那香美，至今还留在我口里。每当我看到槐树和槐花，总溢出一脸口水。

我曾经有一幅槐花瓣的衬领。那时候军人衣服是中山装高领，时兴带钩针钩的白线衬领。我把军装领回家，就收到香香送给我的一幅衬领。衬领是精致雪白线钩的，一条条槐花瓣连成的衬领，如同槐花辨，共有十排槐花辨。她说，十瓣槐花，十全十美。她还说，槐，也是怀想吧，别把我忘了。

香香约我到了村外槐树下。几年不见，这几棵槐更高大了，槐花也比三年前开得繁盛，花香也比三年前更浓。我等香香送我槐花，可香香两手空空。她说她嫁人了。我知道了为什么。我竟然没有捏住采在手里的槐花，手里的槐花，洒了一地。她仰望槐梢，眼泪洒在了散落在地上的槐花上。

我再不敢走近那棵槐，再没有走近过。我远远地望着村外的槐树，回想在那棵槐树下发生得很甜的事情。我不敢走近那棵槐树，是因为我怕它的花香太浓，会让我控制不住埋藏在心底的泪水。

匆匆结束了探家，回到银川的那个中午，灿烂阳光里飘着雪片，也飘满槐花香。素洁的槐花被寒风吹落地面上，成了雪水与花，成了雪美的景

观，但很快被车和人碾踩，被肮脏泥水淹没。这是一次情感受伤的回家，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色彩。身心疲惫地赶车，而开往深山军营的班车走远了。踩着满街槐花和泥水寻找旅店，旅店客满，举步无亲，投靠无门，饥肠辘辘，只有怀揣一腔失去恋人的忧伤在心翻腾，一番无助、寒冷、孤独、失落的伤痛与伤感涌上心头。终于在槐枝浓密的街头找到客房，我一头倒到床上无力起来，深夜醒来，枕上是大片冰冷的泪湿，但寒冷房间里飘荡着暖心的槐花香。

槐花香，使我没了睡意。我望着窗外寒风里摇曳的槐树和清冷的月光，望着这陌生的城市，感到心被什么掏空，远方没了路，行走没了目标。而这槐树葱郁的大街其实是美丽的，灯火辉煌的高楼里走出的人是令我羡慕的，那槐树拥抱的报社简直是文字和文人的仙境。窗外的一切，忽然使我产生不想回老家、留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念头。但我即刻把这念头抹掉，这样的城市，怎会接纳一个山里的兵呢，责怪自己痴心妄想。

槐对土地的坚守与坚韧，给了我许多启发。几年后我住进了这个槐的城市，住进了那个灯火辉煌的楼里。当然我得感谢这个城市槐和槐花的诱惑，感恩这个城市里喜欢我的人。是那几个贵人，把我从大山引领到了这个槐的城市。后来居然在这个城市有了房子，竟然住到了槐树婆娑的宁夏日报社旁的永康巷。这里长着旺槐，走在槐的街上，去日报社送稿，春天槐花芬芳，夏秋槐树遮阳槐叶吟唱，冬天雪挂槐枝是盛景。

令我留恋的不仅仅是这些。那时，常常站在日报社大门外报栏前看当天或前日的报纸。报栏上蔓延的槐枝，形成一片阴，在这诗意的境地，看我刊登在报上的文章，心头涌动着激动和兴奋。我在这张日报上刊登过不少文章，她和这个城市的报刊电台给我人生走向高远搭了金贵的梯子。在离开宁夏的二十多年里，我时常想念银川街头的槐和那沁心的槐花香。这个城市的槐，给了我的感恩的情怀、生活的感动、美妙的遐想，也给我留下了对槐树的深刻怀念。

故乡的槐和银川的槐与槐花都香美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思念与留恋。好在槐是一种四海为家的树，在北京的街头和家门口有，在南方的水乡有，在雪域高原也有，每当思念母亲、想念家乡的时候，眼前总有槐。因而时常感想槐的恩典。槐给人太多的美好，它如华夏子孙一样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，都能够安家扎根。这沈丘的槐园，纵然有数千年古槐，纵然有无数的品种，在我看来，她那卓越的风姿和散发母亲乳汁的花香，与家乡的槐是那样相似。天下的槐，原来都同根。

见到槐，总感到见到了故乡。

（作者为《财政文学》主编、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）